

張艾嘉的香江緣



自由談
周軒諾

前不久，徐克導演名作《上海之夜》4K修復版在康城國際電影節上進行全球首映，以紀念《上海之夜》上映四十周年。該片女主角張艾嘉作為電影代表跟觀眾見面時，特別感謝已作古的文化大師黃霑為電影配樂，並說影片不僅是一部作品，更是一段珍貴的回憶。

其實張艾嘉本身也是很多香港影迷的集中回憶。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香港在歌、影、視各個領域人才輩出，造就香港娛樂神話的誕生，成為享譽中外的「東方荷里活」。在那個年代的芸芸巨星當中，亦有幾位來自台灣的「過江龍」對香港娛樂文化作出巨大貢獻，他們包括羅大佑、張艾嘉、林青霞、王祖賢以及吳倩蓮。

現年七十一歲的張艾嘉祖籍山西五台，生於台灣嘉義，十二歲時隨媽媽來香港九龍城居住，不久又赴紐約和台灣讀書。二十歲不到便簽約嘉禾公司，當上演員，可謂少小成名。

在我還小的時候，進電影院看戲的機會不多，家父卻不時從影碟舖租借片子回家播放，令我對一眾娛樂明星產生了深刻印象，而全家人圍在電視機前欣賞電影也成為我和家人的一段難忘記憶。當時我就納悶了，幾乎每齣戲都有這個短頭髮的女演員出

現，心想她一定是個了不起的人物。可不是嗎？《最愛》、《雞同鴨講》、《最佳拍檔》、《八兩金》、《阿郎的故事》、《上海之夜》、《大小不良》、《最佳福星》、《吉星拱照》，這些如雷貫耳的大片都是由張艾嘉擔綱做「女一」，而且她戲內的男演員拍檔，清一色皆是當紅得令的萬人迷，如：林子祥、許冠文、許冠傑、麥嘉、洪金寶、周潤發、鍾鎮濤、曾志偉、譚詠麟、劉德華……有「男神」、有「歌神」、有「影帝」、有笑匠、有天王、有功夫高手，全屬大卡司，令人艷羨。

張艾嘉多才多藝，能歌能演能導，各個範疇都獨當一面。《童年》、《明天會更好》與《愛的代價》便是其音樂代表作。演技方面更是「頂呱呱」，屢奪影后寶座，我尤其喜歡她演一些市井、潑辣、市儈、粗魯的角色，簡直「入型入格」，跟我日常觀察到的老闆娘如出一轍。正所謂演而優則導，張艾嘉從一九八一年起執導十多部電影，近年終憑《相愛相親》榮獲最佳導演，實力進一步受到肯定。

張曼玉、劉嘉玲、鍾楚紅、林青霞、鄭裕玲、王祖賢、邱淑貞、葉蓓文都是那幾年大銀幕上賣座的女明星，但對我而言，她們都不及張艾嘉吸睛、多產。熱度會減退，年齡會遞增，容貌會衰老，誰也敵不過歲月，永恆的只有腦海中的記憶。

心頭的夏天



人生在線
管淑平

夏天，迷人，又悠長。不必非得遠行千里，只消細細品味，便能感受到那夏日特有的韻味。

先說眼睛裏的夏天吧。夏日的陽光，不似春日的柔和，也不似秋日的明媚，它熱烈而奔放，彷彿要將整個世界都染上它的色彩。陽光透過樹葉的縫隙，灑下斑駁的光影，像是跳躍的音符，奏響一曲夏日的讚歌。此時，抬頭仰望，天空湛藍如洗，偶爾有幾朵白雲飄過，彷彿是夏日裏的精靈，在盡情嬉戲。那些綻放的花朵，更是夏日的點睛之筆，紅的、黃的、紫的、粉的……五彩斑斕，爭奇鬥艷，將夏日的色彩展現得淋漓盡致。

再來說說耳朵裏的夏天。清晨，當第一縷陽光照進窗戶，窗外的鳥兒便開始歡快歌唱，那聲音清脆悅耳，彷彿是夏日的序曲。午後，蟬鳴聲此起彼伏，雖然有些聒噪，但那也是夏日特有的旋律。夜晚，微風拂過樹梢，樹葉沙沙作響，伴隨着遠處傳來的蛙鳴和蟲鳴，這些聲音交織在一

起，構成一個生動而真實的夏日世界。

味道裏的夏天，更是讓人難以忘懷。夏天的味道是甜的，那是冰淇淋、雪糕、西瓜等夏日小吃的味道。每當夏日的午後，我都會跑到街邊的小店，買一個冰淇淋，一邊品嚐着那冰涼甜美的滋味，一邊感受着夏日帶來的清涼。除了甜，夏天的味道還有酸。那酸酸甜甜的酸梅湯，不僅解渴消暑，還讓人回味無窮。夏天的味道也有辣，是熱氣騰騰的火鍋的火辣，是麻辣鮮香的辣子雞，是香辣爽口的擔擔麵。夏天的味道，也是有苦的，是苦瓜的苦，是苦菜的苦，是往昔歲月裏的種種清苦的生活。當然，夏天的味道還有鹹。每當夜幕降臨，約上三五好友，來到海邊，吹着海風，吃着海鮮燒烤，那鹹鮮的味道讓人流连忘返。

除了這些直觀的感受外，心頭的夏天還承載着許多美好的回憶和情感。夏日的午後，我常常坐在窗前，看着窗外的風景，思緒萬千。那些關於青春、關於夢想、關於未來的憧憬和期待，隨着夏日的微風輕輕飄蕩在心頭。每當此時，我都會感到一種莫名的寧靜和滿足，彷彿整個世界都與我同在。

二〇二三年，「淄博燒烤」出圈，引起人們對淄博這座城市歷史文化、民風習俗的關注。有人說，上次淄博這麼熱鬧還是在齊國的時候。

自西周呂尚封齊，淄博臨淄作為齊國故都屹立八百餘年，上演過太公封齊、桓公稱霸、景公復霸、田氏代齊、威宣盛世、湣王稱帝、樂毅攻齊等重大事件，活躍過姜太公、齊桓公、管仲、晏嬰、孫武、孫臏、鄒衍等人物。

臨淄作為「三齊故都，兩漢王城」，在中國歷史上，特別是先秦兩漢時期，聲名顯赫，曾是東方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和最繁華的都市。齊國故城遺址集中在今臨淄區齊都鎮。桓公台是整個齊國故城的制高點。

癸卯年初秋再次來臨淄溯古追今。有專家介紹，臨淄建城後，淄河河道已經固定。齊故城埋藏並不深，城牆、城中高地桓公台等都還於野可見。伴隨歲月風沙的沉澱，尤其是政治中心的轉移，最終導致故城的廢棄……

齊地先後出現後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岳石文化……其中，遠古時期的後李文化，距今已有八千餘年。這有力地說明，齊地的史前文化是連續發展的，並且成為齊文化的直接淵源。齊地原屬東夷，東夷人是這裏的土著居民，由於居於海濱，鑄就了他們發達的思維、爽朗堅強的品格和奇思遐想的浪漫精神。



齊風泱泱雲飛揚
厲彥林

齊風泱泱雲飛揚（上）

「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鉤。」這個故事原型最早見於《六韜》。姜太公退隱在渭河邊，他釣魚的方式很特別，釣竿很短，釣線只有三尺長，釣鉤是直的，而且不放魚餌，人們譏笑他，他說「願者上鉤」。周文王聽說渭水邊有奇人，於是親自來到河邊，恭敬地向姜太公施禮，請姜太公做軍師幫他安邦定國。

周武王姬發在中原取代殷商建立西周政權，遷都鎬京，修治周朝政務，與天下人共同創造新的時代，成為新的天下共主，周朝近八百年的歷史也由此揭開序幕。姜太公成為西周開國的大功臣。

姜太公被封營丘時，本來多是鹽鹼地，人煙稀少，加上多年征戰，百姓生活艱難。如何治理土地不適宜耕種的齊國，姜太公面臨嚴峻的困難和挑戰。加之齊地屬於東夷文化圈，民風尚武，萊人未服。姜太公實行正確的治國方略，經濟上「商工立國」，政治上「尊賢尚功」，文化上「因俗簡禮」，不僅穩定局勢，奠定齊國富強的基礎，也成為齊文化的奠基人。

姜太公立足本地實情，因時、因地提出對策，齊國很快富強起來，在西周初期就發展成諸侯中的大國。平定管蔡之亂後，齊國獲得征伐諸侯的特權，為日後進一步開疆闢土、稱霸諸侯創造條件。齊國又因能製造冠帶衣履供應天下所用，東海、泰山之間的諸侯們便都整理衣袖去朝拜齊國。

齊國獨闢蹊徑，成功走了一條迥別於其他諸侯國的發展道路。後世子孫和齊地百姓不忘這位偉大的政治家，他的衣冠塚至今聳立在淄博市臨淄區桓公路東首南側立有「天齊至尊」牌坊，供後人祭拜和追思。

公元前七〇七年，周平王遷都洛邑，史稱東周，歷史跨入春秋時期。

齊襄公即位後，橫蠻暴戾，荒淫無道，導致政局混亂。公元前六八六年，公子糾跟着他的師父管仲到魯國避難，公子小白則跟着他的師父鮑叔牙逃往莒國。

公元前六八五年夏，齊國內亂，兩個逃亡在外的公子糾與小白，一見時機成熟，便為君位展開激烈爭奪。魯莊公知道齊國無君後，萬分焦急，立即派兵護送公子糾回國。管仲決定自請先行，率兵車載擊公子小白。管仲一行趕到齊莒邊境不久，正好遇見鮑叔牙一行陪同小白乘馬車向齊國進發。管仲等公子小白車馬走近，便操起箭來對準他射去，一箭射中，公子小白應聲倒下。管仲見公子小白吐血鮮血，判斷他已被射死，就率領人馬回去迎接公子糾。其實公子小白沒有死，管仲那一箭射中他的銅製衣帶鉤上，公子小白急中生智，考慮到對方人多勢眾，不能硬拼，咬破舌尖口淌鮮血，裝死倒下。

齊桓公即位後，因高氏、國氏兩大家族支持，迅速穩定局面。齊桓公詢問鮑叔牙如何安定社稷，鮑叔牙向齊桓公力薦管仲。管仲以囚徒的身份到達齊國，鮑叔牙親自到

齊、魯兩國交界處——堂阜（今山東省蒙陰縣）迎接，也留下「管鮑之交」的美談。齊桓公在廟堂之上以禮相待管仲，向管仲請教為政治齊之道。

管仲任相之初，齊桓公對管仲的建議並非言聽計從。他起兵伐宋，各諸侯國與兵救宋，大敗齊軍；他興師伐魯，敗於長勺；他與宋國聯兵攻打魯國，結果鉞羽而歸。經過多次碰壁，齊桓公逐漸悔悟。

管仲從長計議，推行四個方面改革：政治方面推行「四民分業」「三國五鄙」制度；經濟方面強調治國必先富民；社會保障方面實行「九惠之教」；對外則舉起「尊王攘夷」的大旗。尊奉周王為中原之主，與各諸侯約盟，協助維護內部秩序，抵禦北方游牧民族以及南方楚國的大舉入侵，主動承擔起大國責任。

當時的周王朝政治衰微，諸侯坐大，戎狄內侵，內憂外患。為協助平息宋國內部爭奪君位的變亂，齊桓公順應形勢要求，經周天子授權，在管仲輔佐下，於公元前六八一年，在北杏（今山東東阿）第一次主持會盟，邁出開創霸業第一步。齊桓公以霸主身份召集諸侯會盟十幾次，史稱「九合諸侯」；他支持周襄王繼承王位，登上周天子的寶座，「一匡天下」。

齊桓公從消弭「一箭之仇」到「一匡天下」，帶領齊國走上巔峰時刻，成為春秋首霸。



「沉睡中的丘比特」



市井萬象

廣東省博物館正在舉辦「羅馬帝國的藝術——那不勒斯國立考古博物館藏文物精品展」。該展由廣東省博物館與那不勒斯國立考古博物館合作推出，通過九十八件（套）羅馬帝國時期的代表性文物，向觀眾展示羅馬帝國時期的藝術與生活。圖為展陳的「沉睡中的丘比特」雕塑。

中新社

坐鎮千里 上席之珍



文化什錦
鄭凱迎

從不少存世的漢代石刻，見到其中的人物多席地而坐，即雙膝併攏坐於席上，與今天人們垂足而坐於椅子上不同。三國時期博學多才的謝承在其編撰的《後漢書》中稱，漢中郡守薛悝「家貧，坐無完席」，《論語》亦有「席不正，不坐」的說法。可見席是生活供坐的傢具，一張完席應當是官吏家中必備之物。

今天友人因意見不合而斷絕交往——因你不再是我的朋友而割斷席子，各有各坐的「割席斷交」，就是源自魏晉南北朝人劉義慶《世說新語·德行》中管寧與華歆斷交的故事。

使用席作為傢具以供主、客人席地上坐，相信自周朝或更早已有，鋪在地面第一層為襯墊，其上鋪上草席供坐；草席用莞草（香蒲）、蘭草（燈心草）為材料，兩者都有狹且韌的葉子，亦有以細條竹枝編成，更高貴的是用絲織成的。有形容整理衣服、端正地坐着樣子是正襟危坐，原義的危坐指跪坐，跪與坐是當時的坐姿之兩種，坐是兩膝着地，兩腳背向下，臀部壓在腳踵上，有稱之為跽；而跪是上身虛懸，非常費力，表示尊敬對方。跪坐久令人不舒服，就出現了憑几，容許膝於几下，肘伏於几上，上半身有依靠，壓力就減輕許多，漢代劉歆的《西京雜記》有說：「公侯皆以竹木為几，冬則以細罽（羊毛）為囊（口袋）以憑之。」

有研究指導致供坐形式改變的因由是佛教的傳入，佛像有垂足的坐姿形態，有供倚坐的物品稱為椅子，流傳民間的座椅見於唐朝天寶年間的陝西西安高元珪墓壁畫，估計椅子漸已取代席成為家居生活的上坐物品，傳唐代周昉的《揮扇仕女圖》可見其中一女子坐在圈椅上，文字上亦見《濟瀆廟北海壇祭器雜物銘，碑陰》有

「繩床十，內四椅子」的記載。古代未有座椅之前，以席為上坐物件，如前段所言以蒲草等為質，其材質比較軟，席子四個角邊容易翻捲，亦避免落座起身時，席角扯掛衣袍的尷尬，當時就出現鎮壓席的四角的物件，是為席鎮。西漢文學家鄒陽的《酒賦》有「安廣坐，列雕屏，綉綺為席，犀犀為鎮」來形容當時的家居生活形態。

這種器物在周朝已出現，陝西寶雞茹家莊西周墓見一石模銅鎮；浙江紹興印山春秋越國墓出土玉鎮十九件，呈秤錘形；目前最早出土的銅鎮，來自戰國早期的曾侯乙墓，戰國中晚期的九連墩楚墓則出土有環鈕的銅鎮，同期墓葬亦見有瓷質的席鎮出土；到了漢代，席鎮有令人耳目一新的動物造型出現，包括虎、豹、象、馬、獅子、犀牛、駱駝、螭龍、熊、蛇、羊、鹿、鳳鳥、龜、牛等當代人視為除邪惡、吉祥納福的動物，如「熊羆在山陽之祥也」、「鹿者祿也」、「羊者祥也」等，亦有漢代特徵的袒胸露腹手臂上舉、帶滑稽表情，以及說唱的人形鎮、婀娜多姿的舞者等形態。物料亦多樣化，除了《楚辭·湘夫人》所記載的「白玉兮為鎮」，亦出現琉璃、青銅鑲金銀、白玉鑲瑪瑙、銅地鑲琥珀等等。為了增加鎮的重量，有的是在體內灌滿細沙，甚至灌鉛。動物形鎮多蜷曲蟠

伏，亦有轉首回顧，不減動態身姿。

據研究漢墓出土文物狀況，席鎮在秤上多排列呈方形分置四角，秤可解為板床或棋盤，兩者皆需用鎮壓住四角。山西陽高古城堡十七號漢墓出土在一石秤（板床）放置四枚羊形銅鎮，而在上海博物館藏的唐代孫位《高逸圖》（亦稱《竹林七賢圖》殘卷），其中一人所坐的氈上四角各置有飄帶的席鎮，同是完美的示範。至於投箸（玩六博投箸遊戲用的）可見於四川新津出土漢畫像石及陝西榆林綏德縣四十里鋪出土的畫像石，皆有兩名對博人中擺着兩棋盤，這類博席也用鎮壓住棋盤四角，亦是一個例證。

考古學者孫機指出，漢墓出土的除席鎮外亦有博鎮（只短暫流行於漢、南北朝間），至於兩者如何區分，對出土實物及眾學者就此的研究作出分析後，孫機認為或可以其實物大小作分別，他在《文物天地：坐席鎮與博鎮》一文中說：「籠統地講，高四厘米左右的小型鎮中可能有博鎮，而高度近十厘米的大型鎮可能大都為坐席鎮。」這是一個精準的結論。

當桌椅傢具流行於市，席地而坐的生活方式漸漸改變，蒲席及席鎮自然被淘汰，後者失去實用功能，卻留下生趣盎然、精巧工藝的雕塑，成為中華歷史長河其生活形態的標誌。



▲青銅人形席鎮四枚一組。

作者供圖